海外紀事

花灣

倒嶽傾湫亂雪堆還疑天上走轟雷仙 以坐向船頭望大水聲從地下來樹杪鹹波飛電出峰坳落月老龍廻番人送供煙郊外鎮土茆堂隔岸開

老髥蕭疎逐客程煙波漠漠海中行風寒斷嶺猿聲急浪捲新沙雲影横落託人皆疑慢世浮沉吾不尚虛名此時歸去松門下正好看花步月明

既而三台在望矣千峰迤邐皆土獨三台石阜穿田特起兩山臨水一山差小遥視豐茸漸近仰觀大木數圍從石罅生沿山溯洄見石有直矗而起者倒垂而下者穴竅而深峭壁而峙者惟不見寺初謂頑然無甚奇趣耳去山半里一僧立而熟望郎返疾走從山背石隙穿去山前一墟墟前登岸百武爲古寺寺僧鐘鼓具衣迎謁禮佛坐定茶新香藝灑滌整文竊訝其速乃知先時望而却走之僧所爲准備也便欲供齋余曰且待登山後何如

杖策出門山在寺左肩環山皆細白沙堆阜高低
風吹成文若水波微皺石壁縫罅亦如波浪層疊
日射苔衣丹碧歷陸四望陡峻無登陟徑忽兩壁
劃然中開白石爲磴夾峙懸崖時有秀木挺出崖
表息蔭其下如坐函中凉風逢逢往來襲體令人
枕石欲睡升盡豁然平闊大樹茂密倚石爲殿不
甚高堅緻牢實可以經久國師化王所建也出殿
右一徑竟殿復左折兩崖漸高雜樹垂藤多蔓葉
洞口暗黑下階漸光階盡而皜日曈曨從天窓曬

下周洞平圓可容千人四圍嶄削透天數穴枝葉交影獼猴攀緣俯首窺人叱之不去住僧日人少彼則羣來狎侮云一古藤從上石隙垂透地下粗如盃口矯矯百尺直如弩弦東洋虆曾以千金搆求不許云生平經遊洞壑頗彥潔淨爽朗此其最也惜布置神佛相惡俗爲玆洞之累茶未終席微覺寒凜尋洞口而出經數巖竇一一果如登圭峰時人所述者至山脊雙石聳峙如門中門望海廣漠長風爭鬥以入不能正立矣紆廻右轉爲尼僧

菴曲徑通幽閒寂無鄰落花片片山蜂吟揚而已
菴主延坐一茶即行殿階之左一徑委折下爲汲
道數百步巨竹爲閣降盡爲巖巖盡雙流澌澌伏
流地下綆索引汲清冽泠泠稍一盥漱冰齒寒骨
陟而右折一洞高爽旁一石戶窺之窅窅有光從
者曰轉入則窓牖從懸巖開闢矣時方坐磐石回
憶半年猥處禪林日與纍纍墦塚相對有此一遊
可謂從前耳目爲之一清惜夫好山主人不加剪
剔令到處荒榛蕪穢蟲吟啾啾倘畧疎剔點綴則

樹石皆生趣秀發矣因歎山水之生有幸有不幸焉在中華一丘一壑亭臺樓館爭就映帶文人高士一經品題遂成千古名勝置之荒隅窮海雖奇峰秀石埋沒蓬蒿幸而爲樵牧之所謳吟牛羊之所訛寢一旦不幸爲俗人主意布置鄙劣點染惡濁反令山靈失色過客低徊者可勝道耶則今日之遊不可無詩且爲峰洞勒名也安知千載後榛莽之墟不爲都邑繁華啾啾蟲吟不爲觴咏絃管耶是則茲山之名自我而立詩且爲之冠矣有告

以下百丈梯從山背還寺者余曰且休矣不妨晤

連兩日以窮茲山之勝何怱怱爲還下院齋畢適

國師綱輿從陸始至訝船到之遂云老和上且遊

翫兩日某午餐罷先行吩咐會安該伯官整備停

當駕後日始來可也方擬題名峰曰海湧洞曰華

嚴作歌礱石鐫銘監官聞之乃告曰王令今日送

老和上到會安遲恐某等有違君令之咎况軍人

盈千此處糧食無所措處必請還舟暇日再來余

惜山水勝遊造物亦且忌全耶隨登舟解纜行未

綫日巳夕由支河取徑捷潮涸爲糧船所梗諸軍
下淤泥推挽不可動內監怒打軍人努力扛舟而
渡二鼓抵會泊岸仍宿舟中作遊三台山長歌一
章七律二首

歸帆欲趂西南風紅船送出祖河中多情國主
重離別海口復餞登圭峰道是此峰凌海岸目
送余舟轉粤東峰頂雲藏永和寺周廻林木何
青葱綳輿駕出當曉日刀槍金盔排長虹透迤
導我披林莽前行沒脛沙鬆鬆平坡踏盡到山

麓拔地直抵滄溟銜海氣浮空但煙霧天風迢
遞來疎鐘斷續仄磴懸樹杪僕夫喘息穿篠叢
兩步一歇到峰頂水天冥漠開鴻濛身危若欲
輒傾墜波濤蕩潏駭心胷此時天色漸清朗煙
巒幾點浮虛空指說征途從此去三台更是蓬
萊宮我聞發舟不待旦鹹波棹撥光游龍蛟鼉
潛寐不知醒達曙忽睹三高崧嵯岈山根嚙海
水草木石鮮偏豐茸策杖登臨巳停午沙子日
炙妨追從山前寺僧供笋蕨入座數朵青芙容

陰晴石壁異向背苔蘚翡翠丹砂紅行近雙崖
迎面起轉側一線天忽通方圓亂石疊磴道勾
枝仰視時相蒙如陟太華千尺峽肴函眞可丸
泥封豁然百丈開平衍應對倔強來山童告我
巖竇一十七中有一洞誠天工何須坐此苦搖
扇彼中六月長三冬微茫小徑繞殿後攲斜石
立生衕衕到頭削壁闕屭戶岌業欲度心怦忡
初行窈篠漸黤黯山鬼暗伏窺人蹤薜荔沿崖
牽客袂躡足葉響廻秋楓旁皇注目漏光影沒

階儲日方曈曨地下同深若明鏡衆頭顯敞高穹隆笑看環堦坐翳朧通天穴數丈筠籠大石如房小如卵鬬湊整截成崆峒疊文波痕或冰裂闊窄起伏紛難窮古藤直挂三百尺渾身皴理龍鱗同幾回摩挲手不釋坐久便覺寒飈冲還尋洞口出周覽雲巖處處爭玲瓏登高縱目奔浩瀚險泉赴壑流淙淙一樹一石亦幽趣惜哉勝槩生不逢渺無名題稱賞鑑縱橫怪石埋蒿蓬翻遭俗物加點綴坐使勝蹟虧人功若然

置之通都與大邑名流觴咏殊春容不見山陰
及峴首羣賢雅集羊公雄至今傳頌各不朽空
山何致鳴秋蛩我將華嚴顏洞峰海湧長篇短
作鐫石精磨礱山靈人事更否泰庶與日月齊
初終同遊居士木瀞子記者別號乃丁翁

南滇一蹙起雲幢海氣旋空絕壁蒼忽捲晴天
飛霧雨倒翻大地射台光巖花曲引通霄路澗
水分流散谷王洞口煙霞蘿半掩山精相逐老
蛟藏

風雷響處湧層巒隔澗飛猿上翠干遥望浮天
青幾點半空踏玉白千盤高穿石竇蒼藤古細
桂雲簾碧乳攢繞徑蒸沙當日午偶來息影覺
秋寒
次早登岸住彌陀寺院宇偪窄不足以容大衆分
布於觀音堂各處謂少停幾日便上洋艚無事起
蓋房屋以重煩苦軍人爲也該伯內監終以王令
爲重翌日竹木並舉朝築暮成寮舍八九間中爲
一廠會客萘會安各國客貨馬頭沿河直街長三

四里名大唐街夾道行肆比櫛而居悉閩人仍先朝服飭婦人貿易凡客此者必娶一婦以便交易街之盡爲日本橋爲錦庸對河爲茶饒洋艚所泊處也人民稠集魚鰕蔬果早晩趕趂絡繹焉藥物時鮮順化不可搆求者於此得致矣大約會安東南北三而近海惟西邊一路綿亘連山接東京而通西粤故西去數十里外設鎮土衙門狀如王府防鄰警也客居旣繁因之旅櫬無歸而遺骸暴露者在在都有余聞之愀然動念囑國師語閣答爲

倡首募義塚地收掩孤骨晜爲引

竊惟慶生悼死乃親友之常情掩骼埋胔實仁人之厚德近見遺骸遍露多聞旅櫬無歸背井離鄉置身何地不由代白莫可相成茲大越國會安府者百粵千川舟楫往來之古驛五湖八閩貨商絡繹之通衢間有財並陶朱豈無義同鮑叔悲填溝壑慘踏牛羊如其祖居山左難返太行設或產自河南焉回衡嶽終年浪跡惟餘兩眼含酸一旦危亡頓爾四肢落寞値眷絕親

踈之日況天遥海闊之方秋與怨俱深砧斷杵殘孤鬼淚夢隨家共遠風吹雨打濕燐燈骨尚暴於煙郊信何傳於閭里利名輿盡歲積體膚勞腐朽誰埋路窮僮僕散孰料半途捐館堪憐絕域棲魂雁斷長空那得尋聲遥赴閨中有待還思滿載歸來憶昔歡歌慷慨之音竟同流水只今俠氣周全之誼須藉路人顧范希文麥舟之助古道猶存想徐孺子束芻之儀遺風可續即一粒一錢之樂贈亦再生再世之弘慈得葬

高原招回故國之魂當圖結草但求坏土縱作
他鄉之鬼亦賴脫驂非徒惠於無名勝矣素車
白馬若施恩而不報悲哉芳草王孫欲舉義墳
必需善士緣應首倡愧糠粃在前事必合尖須
功德無量謾比鶴歸華表相將牛卧介山掛劍
延陵埋琴子敬勿辭協力布告同心
是引郎書付緣首國師讀畢頂禮云今彌陀寺當
此衝要爲往來雲水止息之處歷年久遠風雨傾
頹某欲重建乞垂一言爲引進知老人以筆墨作

佛事現毫端之寶刹微情仰白必叨慈允也因作

募修彌陀寺疏

唯心淨土雖云處處現成自性彌陀謾說般般具足無為必藉有為而顯眞諦須憑世諦而周煉石補虛空終羨媧皇之手眼布金隆法會還推長者之神通奇功全賴人與勝事豈堪坐視惟茲梵刹創自唐朝寺在會安乃八郡三州之要道儈投大越賈雲來水往之衝途頓開接引門便是安禪地十洲東壓霞明連浡海蜃樓十

里南馳花發映古城春色對艾山而煮茗儒容
高士行吟濟涉沼以栽蓮足可招賢結社滙洋
常住凡聖同居道場既啓於當年因果不泯於
此日雖靈臺無變境尒歲月有遷移昔者廢今
者與佛面猶存人面改三日風五日雨戒堂零
落食堂頹弊莽草蔥欄不住泥塑金剛吐舌哼
哈喝不定木雕彌勒杏殘燭盡誰知苔蘚到廚
生寒蠢暑侵至使法身露地立耳閘尚然動念
目覩焉不關情爰有果園師慨思重建願與熱

腸漢協力同行若言西方十萬程當面錯過直

饒若海無邊岸回頭便登是宦是民趂早上慈

航普渡善男善女何必待沒路思歸信意揮來

總是箇中極樂乘時拈出並非分外機緣山門

大殿須教指日告成雲室廊房都要斬新輪奐

華屋頹起獨木難支順風而呼知音必應賣簪

客箧多金自湘水傾流能事備矣乘家兄無數

物從風雷運至厥功偉哉莊嚴諒已熟聞福德

無煩再述

到不幾日尚有稱了未及在順化登壇受戒者劬
夕禮求洋船尚以客賬未起無能放關出港特代
啓王批凡官單所欠客賬限日完結始訂初十出
尖碧蘿備薪水老和上十五六上船候風卽開也
僧俗懇戒者不已因念未卽開船有十日之暇彼
輩拜請篤切何惜三日之勞出爲成就乎遂許初
七日傳戒報聞遠近至期四衆戒子三百餘人悉
爲成就命國師及後堂給牒仍走札與王用印天
氣經秋尤然酷者隨杖相踵傷暑發火癥醫莫能

治惟食西瓜冷水獲愈矣寺之右有關夫子廟嵩
祀最盛閩會館也主會預乞祝文漫爲走筆

迺聖迺神允文允武讀書明大義具法眼于一
部麟經報國盡孤忠抱遺恨於三分鼎足但知
有漢豈肯受孟德壽亭之封業已無吳不妨爽
子敬荊州之約秉燭達旦挂印辭金一生謹守
臣心百代崇加天爵自古英雄稱帝稱王未有
稱夫子猗歟超哉從來豪傑即正即直如斯即
聖賢蔑以加矣高人烈士動輒長揖傲王侯若

美髯公之遺像在兹自然稽首孝子義夫無過
一方隆俎豆乃普天下之昭承由是莫不感通
處處山呼年年嵩祝某等躬逢上壽叩拜下風
同志二百六十餘人獻爵五月十三吉日聖其
降耳凜凜猶生神則饗之洋洋如在伏願河清
海晏長浮蘋藻之香世足家豐共沐歲時之慶
微情敢告
七月十三日洋船移椿先將粗重器物付載船上
然須十五始到尖碧羅約二十日登舟候風王差

畨官通吏道及僧鐵帆送余歸國十九侵晨監官備田姑船四十隻坐余紅船中午後解纜時余雖喜指日還鄉然謂風信水勢過期行未必果但不欲明言恐爲兆耳至港口夜泊候潮三鼓齊發平明抵碧蘿上洋船定十二馬籠爲偪窄以歸故可相怠矣王差人候問所需計無有缺轉恐風信延遲不妨多貯水米以備不時因書付差還報越兩日赤白米共四十擔運至詢其何速知者曰此間有象路爲王急使之徑一日可達順化令到卽港

中糧船支發故快耳內監該伯告回船亦整頓貯
水專候舉帆隨杖在彌陀寺中無一不發熱出癍
者獨余最後將謂可免不意上船三日而寒熱起
矣連日皆東北風雨色微濛山不見頂客老此者
曰此作春也大越氣候歲以秋冬爲春夏秋冬時
每陰雨連綿雲霧四塞諸溪水漲路斷行人百物
騰貴束薪十錢不熟一炊居人預爲之備謂之做
春斯時則羣山無影茫茫海中莫辨所向船不敢
出口矣以故風雨因病轉添病因風雨增劇奄奄

一氣喘息船中差僧鐵帆棹還會安延醫兼報王風信不便狀至廿七過午漸晴徹夜星光明日白露次早即速開船船主終以風信不便爲辭且謂差僧未還病無醫藥歸心如焚遂乃明燭燒香望西南起拜持咒禱風薄暮西南風起差僧亦至矣於三十日鳴鑼起碇數十田姑艇纜帶出口風正滿帆渴望得歸此樂何似是夕也木灣夢一人裘帶都雅夢中驚異何從得是人流寓此間者耶既而謂木灣曰汝會讀愛誠子書當知在老和上不

難相助然有說焉手出華纓與之曰曰爲我寄和
上將來因緣在此也夢醒歷歷乃述與余不知何
意是時船正疾行皆不理論而南吹漸微舟所進
幾與所退相敵頃刻大雨北風猛作勢不可支舉
船盡以長沙爲憂余披衣持咒久之東南一陣颶
風陡起黑夜雲霾手不見掌各倉惶聽命總管見
龍行隱隱飛舞于船左右約一更龍去從前北風
所飄流之路須臾盡復風雨後海光天色照灼遠
近至是而歸心始灰矣平明霽色見山痕澹澹不

數十里外仍是尖碧羅也隨風竟返至山港舟人擊鼓賽神各加額曰餘生再造也連日風浪滔滔海邊小船盡推沙坂之上余時寒熱腹患漸止飲食不進況船上𩓥樸多日肌澤無存朽骨數莖而已木灣語亦爾侍者云今天氣風色如此勢不能開船歸國聞此山上有觀音堂何不且請老人上去一沾土氣運行血脉或可加餐乎適又聞述初六有大風邊海人風色素諳不可不信何苦令老人病軀復受𩓥樸也亦爾不向余明言但一上岸

踏看卽駕兩小船來促登岸此時風浪漸緊矣觀音堂離數里不能往僦居草屋門檐低壓罄折以入行人數至摩頂蓋近海避風制𨻶爾也坐定風濤轉急入夜颶風怒號摧山隕石茆屋盡倒潮撼羣山聲勢凌厲碎人心膽余幸得片地棲身念船中諸子遭此危險生死間止容髮慄慄之狀不知何似然黑夜風濤將奈之何竟夕爲之不寐作曉晴霽强起扶節訪之方人乃知卽岣嶁山葛洪因船上者奔至皆曰重生昨宵情狀可不言矣過日

是而請爲令者然丹砂無復氣矣形勝殊佳地脈疑有靈焉洲島數峰環抱如几海中平横一案東缺復兩山對峙爲塞中則洋船出入門戶也直接主峰之下有本頭公廟廟左百步有石泉清甘村人所汲男女浴者無虛候俗記好浴果不誣也山足平沙如半月落落茆屋不滿百間除老弱幼稚籍於官者猶三百壯丁生事漁樵二者而已醢腊臭腥比戶然也山皆石樹木蓊蔚遍山花果收暨鼠雀之餘矣廟頗弘敞神甚靈洋船往來必虔禱

祀也命該社開局鑰侍者上香一瞻神像讀卦銜知即漢伏波將軍本頭公國人所崇謚號云寨帷瞻像儒雅風流木灣恍然曰疇前之夜見夢者儼若人也始憶誡子書伏波所作華緜其佩韋義乎因緣宜緩老和上今歲殆不能還神人明相告也壁間粉板有徐孚遠七律一首字爲塵埃封掩拂拭讀之甚佳是以效顰作詩書壁

濤聲滾滾石巉巉漢將神祠祀碧嵒自昔茆分東下木至今人渡北來帆夢傳佩韋言三復貢

報遲歸書一函千古威靈遺像在秋風落日照

安南

先余數日放洋一船名馬艚亦是日還茲舟海上

有名便利人力精鋭至是三出皆返遂羣決壓冬

之志壓冬者洋船他國度歲之名也歸與冰釋鐵

帆馳報王未返徜徉於濃陰磐石之上作岣嶁阻

風詩十首

巳去復還住秋高故國心念將身命重緣與島

爇深孤嶼無猿果鳴臯有鶴音朔風連日起花

原缺

另益於天姥寺差人候請旣而兩沓俱報余病未
堪勞役乃續遣奉書幷人參至感此眷眷之情往
答未能暫裁書着付報謝
前者老僧萬不得已必欲還山悉在王之洞鑑
中也時王苦留不住三年亦須一載稍盡供養
自顧薄福抱慙忍别勞駕統領闔國文武貴官
相送海口挽登圭峰設餞而後送過會安到尖
碧蘿山前及上洋艚秋經白露船主夥長皆言
北風甚急帆不能放老僧持咒祈請南風次日

西南風起擊鼓鳴鑼揚帆出海經兩晝夜北風漸作行莫能前於是再祈午後南吹滿篷正發巾頃疾行時忽然北風飛浪大雨傾盆龍騰蛟起地覆天翻幾乎有萬里長沙魚腹之患矣余惟默坐持咒正在慌忙無措處陡作一陣東風將船送回碧蘿山下諦想龍天亦有欺貧重富心不然何偏吹些不順風使老僧去不得以滿國王一年供養之願竟不嘗我常住大衆廚庫絶糧王聞老僧不及歸乃歡喜曰天隨我願也

卽令內官發紅船接到會安亟欲來朝奈飛濤
疊浪中拋擲二十餘日腹瀉頭疼寒熱交加隨
杖僧衆皆然正在病中未得遣候爲悵不出半
月疊來手札每送人參老僧抱痾正用得着在
王殷殷之意極盡師生之情然事事累及使余
中心覺難爲詞耳惟指海月天雲與吾天縱道
人共相照耀也良晤非遠餘當面罄風雨深秋

縷縷不宣

連時陰雨河水泛漲寺門棖闑維舟氣候漸涼侍

者從順化回言王見時親熱喜悅之狀細詢老和
上飲食起居始知果病因道似此則隨老和上方
便暫時將息俟稍平復訂來日期即撥夫馬應接
幸毋畱戀曾安我之望老和上如望歲也況相隔
涉一切供養難以周到於心恍然無容自安耶花
郎布一疋副以綾緞爲老和上添冬衣其餘洋布
絹素爲大衆各製一襲仍差內監同來祇候楊眼
文職世男及王兄醴泉侯韶陽侯三君聞余復還
相慶朴俱差人持札候請各付書回報與文職世

男曰

老僧本是箇擺脫決烈漢到者裏却弄得去來不由也舊秋蒙王諄諄遠召自謂脚下紅線巳斷繫絆不住跳出山來上了洋船竟到貴國深叨王臣皈依正好與吾公朝夕盤桓不奈故山有箇大衆鉤子鉤在心上不得不回國王挽留縱以鍊子亦鍊不住定要還山誰知海外龍天要合王意竟不用鉤鍊只用幾陣北風吹了轉來去又去不得住又住不安一往還見道路開

闊近日被波濤顛撲了一番止息于會安養病
大似老鼠入牛角要不得箇轉身處伸脚縮脚
不是故山鉤子牽罣便是本國鍊子拉扭日來
又被土人挨挨擠擠兼之內外魔鬼夾夾雜雜
又要我費許多周折提防一時那得箇救脫菩
薩直饒藥師佛來亦不能療我之病適有唐人
送東洋小菜喫了兩碗薄粥放開懷抱想做幾
首詩聊爲消遣左思右想總尋不出一句偶欲
登廁在圊板上蹲了半日作得一首回到房裏

睡在被窩中枕頭上摸摸索索又得一首意思
再作幾首一并錄呈台覽同太翁家宴時作一
撫掌笑具耳兹者手教先須不待詩完急急修
候近履雖聚散常事不足爲念獨念别後未知
吾公定省下可能謝絶外務靜坐讀書否年少
光陰寸寸皆金非可容易多有人處此時看得
金如糞土浪費去了深爲可惜如老朽自幼亦
躭讀書名尚不知味方要學書學劒又因多病
一皆無成遂從黃面老子學不立文字之道三

四十年來強稱知識主席開堂常有數百衆羅列座前到底自覺孤陋寡聞終以不曾讀書爲愧每想此時得如二十一二歲血氣精壯從新十年勤攻苦學到三十一二歲上出世行佛祖道不亦更有一番光彩乎天地間未有年老復少之人徒作此妄想時事已去七八追悔不及矣今喜吾公生長在禮義大家上有太翁爲朝中大臣左右有賢師友造就不消十年磨劒必期出海屠龍何慶快如之惟恐好光陰錯過因

以老朽自悔之言聊爲追風天馬旁加鞭影也

愛公心切信筆直陳冒昧之罪知能見原

復王二兄醴泉侯書

急急欲歸忽忽作別大都事在悤迫中偏有礙

脚絆手時承賢王昆玉遠送及到尖碧蘿上得

海艚已經白露行了幾日南風不便去而復返

也又蒙差員遠惠手札始知八月間加官陞祿

不勝雀躍最感者廊廟功勳不棄方外老朽非

吾公出人頭地乎遐想中秋佳節進爵時應唱

一曲受榮華富貴長春矣老僧當攜拄杖跨過
山來與公說些在家有意思之學道人不被功
名富貴埋沒就在富貴裏做工夫終不打成兩
段始見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到長安的
落處將這些古今會討便宜開心快活話暢談
十日一爲慶賀一爲叙懷一爲學道樣子一舉
三美何樂如之今尚淹滞在彌陀寺者總因洋
船上風浪顛樸許久一吐一瀉弄得筋疲力盡
止剩得幾根硬骨頭不曾折斷日與病魔支撑

滿擬以病了事矣誰知病又不成病事又不成

事如此半三不四自覺可笑極承寵問稍容幾

日病去就來目下有無數欲言筆不隨口未能

多及留與面賦

復王三兄韶陽侯書

大士道體違和老僧亦在病途無能奮飛左右

一候起居歉仄之懷未易名狀也日來風雨蕭

蕭眠食俱廢方外人別無繫戀惟天涯知己道

誼相投未得問訊榻前不知尊候若何不由不

悵悵耳適接來札喜慰之至承教云世情冷暖變態非常誠古今同歎豈知盡世界只有一箇冷字暖字焉可得哉此必早在洞鑑中可發一大笑也嶽誕之辰老朽懵懂竟失嵩祝近日客窓病起潑墨作得一幅蒼松疊嶂圖跋一篇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的說話藉手獻之堂中聊爲吾公形容古道縱未能寫高懷亦盡老僧本色未審與美德眞風有當乎草塞奉復不一不一

一日病起茆堂客有過而問者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四時氣候之正惟大越國中反向秋冬風雨百物㪅榮至春夏焦枯其故何也余曰天地至大難以名言然約畧亦一氣運行不息而已無春夏秋冬之殊無氣候正與不正之異皆自人習於其地而强立之名耳由一氣分而爲陰陽方輿定位東南爲陽西北爲陰西北山東南海山屬陽而生陰方水屬陰而生陽位是方輿之陰陽互爲體用也正見得奇爲偶之所本偶爲奇之所生獨陽

不生孤陰不長東南陽位多水爲陽質而陰用也由是分之所以水亦陰用而陽質鹹波夜濺盡成火光則其驗矣此邦極南環海純陰爲用而含陽質當秋冬窮陰之候土薄水盛陽質動蕩不能固藏而發洩蒸於上陰降爲雨澤滋榮百物陽方土暖便爾發生至如西北土厚秋冬之時陽氣伏藏陰凝於上陽不交通下爲霜雪百物凋謝此乃易知而可言者若夫造物無朕之初冥然漠然莫究其終始有神可得而會口不可得而喻者則非居

士所得而知也巳客唯〻而退因斯氣候不同北人
稟質到此輒會生病加以不諳調攝竟成不起先
數日古崖侍者江北人報寂於順化今恬波堂主
山左人相繼圓寂於會安雖生死天命而轉展之
權又在乎人然未始不爲南北水土不習所由來
也茶毘之日藩鎭撥數百軍人服役刀槍旛幢排
列前道會安傾衆執紼余爲舉火封龕法語别錄
恬波本宗顯聖下兒孫屬累有年矣大凡禪者八
識未明六識觸境當臥病時不免痛苦呻吟殊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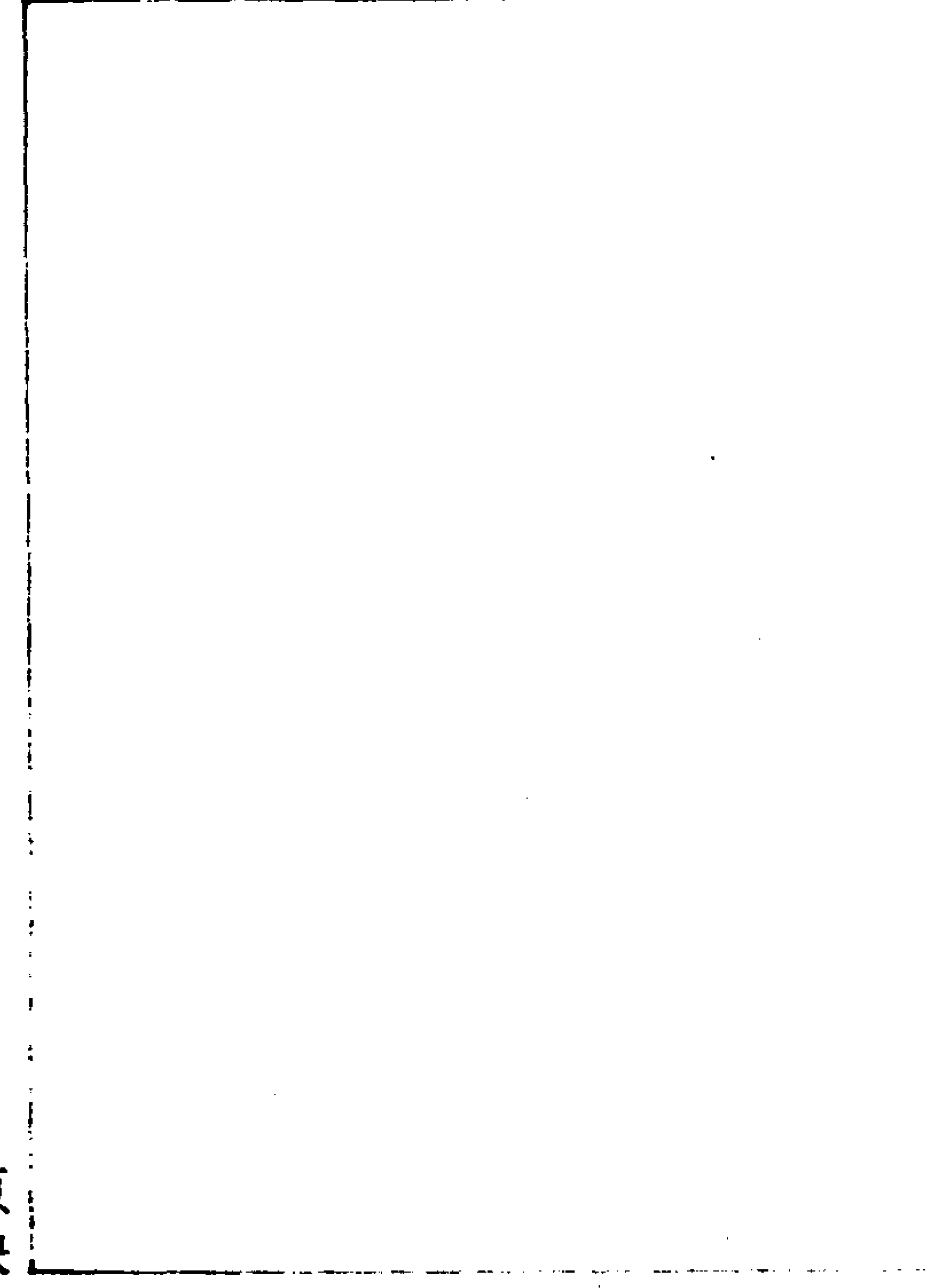
不自勝之態余顧慰其疾書以示之

諺云世上萬事俱假不知連此身心亦從假合而生也夫有生則有老況經風雨晦明寒暑代謝喜怒無常飲食失度諸念雜沓四大難調稍一觸發百病頓作隨後就有一箇死字來不免手忙脚亂矣老聃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古聖先賢視此身爲大患者深知五欲牽纏七情催逼一墮苦海千生萬劫無由出離所謂一失足爲千古恨轉頭便是異途人話到這裏寧不悲

原缺

十有三時至西歸功業在天下道德在天下樂善名聞在天下將來賢公輩龍驤豹變聲名赫濯一一在天下誰不稱之頌之感之念之則太翁死而不死此即天道分明而報施善人不爽也何佛聖言教之不足信哉是以老僧喜之不暇而不復爲悲悼也大凡悲悼者亦爲人世自已有不足處可悲可悼耳願賢公輩以父之道沒世不忘非獨章大孝並行大善於天下代代如此皆成不死之人矣話到這裏老僧病亦霍

然還羨太翁生中得死老僧又在死中得生於此具隻眼縱去太翁十萬八千里無一絲毫間隔也且道卽今面目在何處聊爲下箇註云若非羣玉峰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特遣副寺僧持瓣香勺水畧叙輓歌申奠於太翁之靈并惟賢公節哀自慰餘懷縷縷未盡筆舌



原缺

難得工資究其所得能有幾何設或亦如叅學者之懈怠不肯任勞豈但妻兒老小全家失哺即一身一口無聊生矣唉今使叅學者皆有妻兒老小其妻兒老小之衣食仰給於叅學者且利養亦在叅學中不得不要道業速成而苦叅力學之狀有不同於俯首燈前自攢自催者哉如此精進不雜用工夫敢報諸佛菩薩一齊合掌跪拜下風矣何故道念若同情念成佛有餘吾當速改聯句讚歎贈之不暇何感歎之有乎

何感歎之有乎

王聞余病愈數遣使速還順化命意諄諄訂於十月初八日登程從陸往先走札諭慶愚後堂天雨知客在彼預備老僧行止

腹瀉頭痛纔愈口破舌爛又發仔細思量總之老僧薄福每多缺陷致常住修造工匠懸望隨杖大衆參差不一兼之宿生欠人口業債都要塡還未免勞他太過以至是也然少病少惱亦非藥石可以醫治惟隨侍和順便是老僧安穩

之方不慮無水火使用但患無此妥當藥材日
來精神色力總不如舊須得知道理人與我體
貼一上心同氣合病不待醫而自愈矣况兼內
外人事精粗是非皆要老骨頭支撐並及左右
陶起氣來還要費許多脣舌與衆調攝吾之薄
福固然豈非隨杖弟子輩之咎乎今說不得索
性拖泥帶水勉强行去且看有那箇發心菩薩
爲常住爲大衆爲老僧眞能爲巳者話到這裏
撐持法門之人若非將身命全舍安有不打退

堂鼓耶刻下國王又差內官持書請老僧上順化言方丈寮室廚庫圊房從新造在天姥寺供應俱備專候行李此一片至誠供養心甚爲難得因允次月初八只得拽杖走一遭汝等在彼應先料理無至老僧大衆到時七起八倒也凡彼中官民落索世事一切勿與始見吾道人行履致囑致囑

初一日內監奉令先至撥擡軍三百名與馬備乘行李札縛適值陰雨作寄駙馬右屯營書

聞大越國有樞密駙馬元公者品志賢豪爲霍驃驍一流人而深信禪那作吾教屏翰又非霍公所能望見知其人非一日也況千里涖任出鎮之際方寸中尚有一遺世老頭陀在順化禪林特囑公弟持華翰以淨俸贈而溫語慰之可知其心矣既蒙厚貺竟蹈不恭之却私意必圖握吐而後領惠未遲奈抵國來諸公槳未往謁不得面教曷敢濫叨但願一識韓荊州豈不勝封萬戶侯哉然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吾謂凡謀

面而稱相知者恐非知其心耳管仲云鮑子不以我爲貪以其能利我爲知心也是則心屬利乎豫讓云智氏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以其能名我爲知心也是則心屬名乎以下而言無僞不交非親不黨舉世攘攘誰不言某某我之相知也相知則是矣其能於我之心果知乎眞相知而知心者如孔子生於唐虞夏商之後相去千餘年未嘗與三王五帝識面而知其惟微之道心如吾宗大智出自震旦蕭梁之時隔西

竺靈鷲甚遠未嘗與釋迦文佛識面而見其一
會儼然未散誠可謂相知心矣老僧與駙馬至
今未曾識面而未嘗不知駙馬重道之心知其
心未見其人孰謂非相知者耶駙馬重道心在
鄉黨在朝堂在順化出之與　路人之口碑尊
札佳貺殷殷辱須天下誰不知之也但愧無所
見聞之方外朽人何以受過愛之知故聊以拙
畫一軸拙錄一部奉覽雖筆墨丶丶堪言句不文
亦出老僧之心耳駙馬哂存榮幸不淺也是時

未及候駕　歸又奈海風不便揚帆尚未
還山暫止　土差内使再四見召已備夫
馬立候度嶺約十月望後准到天姥寺此番把
臂亦天假因緣自古知心聚首良非容易數行
預布臨馳神往
初七日内監催夫欲先發扛余瞻風色明日必有
大雨恐途中打濕行李須雨後發行初八果雨至
十一始霽十二早起程通吏道領闔庯耆長張綵
旗擕榼擔鳴金遠送行者送者夫馬駢闐散漫數

里秋雨新晴土彩如春蒼山綠野刈稻[illegible]秧紛紛簞畝將二十餘里與三台相望送者陳茶食具中膳畢辭回方欲紆道三台一宿始行監官不可復去數十里暮色沉烟林端月上遵海而南白水沙無數簑笠聲影颯沓宵露衣寒望去蒼茫一派素車白馬排空而至別爲一種景色抵旅店而明燈進膳矣次早約十餘里橫渡一溪過小嶺再渡一溪爲艾嶺之麓馬不可行悉易綱輿嶺下居民最苦官役一行既衆夫不備數逃竄者則沒其釜

於官應赴貧民癯形骨立披髮哀叩顧之惻然余語催夫官各給還其釜叩謝而去過午登山石路崤屼齟齬初行夾道叢篠漸上兩行秀木挺拔數丈無枝附卷曲由結根林中喬柯奪露故爾聳立安在其麻生蓬中也迴瞰海洋漁艇千帆蟻立一人動乃知登高瞰下與仰觀三曜運行而無動相者一致也莊生謂視下猶此誠不誣矣企足高望嶺隱雲際惟瀑泉一道如疋練表雲衣而出之躋此爲嶺之半云僕夫健捷足若不點地折旋於坎

壕苔石間倏忽已身入雲中矣左顧林莽蜿蜒作
庋颼颼有聲如風行草偃謂蚺蛇云然莫見其形
體矣行邊幽香斷續為艾花殆無見處也野果交
垂山花爛熳至花上生花葉中結子非耳目所經
者不可得而悉假焉前屋幾間清泉環帶賣茶以
給行旅也　風常開迴隔人寰絕頂雲露飛空沾
灑襟袖俯視木杪白猿成羣大如人長尾遷徙飛
擲而振落涓滴也漸下聞洪洪淋淋聲望出山坳
一片白　然若鳥可下往見海矣轉近始知為雲

也已而
句聲終
然乃出也前店
林阴恐拏夫也巨木爲橋者三結架牢固湍流激
石噴薄潛浤乃前疑雲海濤聲也佇立橋上山湧
月來空壑多聞凄神寒髮比下懸崖而迎輿列炬
四照投店宵分矣名山秀木絕巘清泉在在可居
何無一築其上者且往來要道修理無人深爲歎
惜適有戒子廣大躡嶺來迎問余曷言乃發心募

陰暗石苔滑遍地青燐
爲人立觸處覿面杖拄鏘
方張燈遲客聞輿從至窟匿

修嶺路特乞緣引遂疏云

惟此要區古稱艾嶺接順化西南之脈引會安東北之觀日邁時征歷過幾多歲月泉鳴木落驅馳千里風霜鎮藝關鐵陵橋十方分界占城國高棉寨八面通商何其崖谷摧殘可奈滄桑遷變欹斜凹凸空流出岫之雲傾覆縱横目斷凌霄之磴草深苔滑翠濕煙寒荷擔僧參學僧以彼修行有數中華客外藝客在他利益必經如履薄冰往往艱難履險似臨蜀道紛紛辛苦

臨岐當補缺陷坑好教諸子百家雜踏再除荆
棘嶺任使六凡四聖同登見泥掩泥尤超布髮
承然燈之足隨地鋪地還勝買園償太子之金
實進步之本因豈獨覺之小果玆戒子廣大乞
老僧一言即據行走人多行方行便總要二字
諺云修善者少修前修後超出三途但從這條
路上來免得那樣墮下去塡半邊水鑿半邊山
快哉到處逍遙釘幾丈椿築幾丈土樂矣興工
次第脚下要令端正心中須發眞誠或施力或

捨財何妨衆手齊舉當捐磚當助石曾敎一徑相通動步知歸尊名遠達

次早煙雨迷離盡日行霖潦中王差左右工部該伯官駕紅船頭待海口領隊軍五百接至中途跪而請曰王着某祗候多時以天雨泥濘有失遠迎言訖引導而行是夜凡三宿旅館矣明日五鼓登舟廻憶下會安泊舟時王臣相送圭峰添翠路畋新流轉盼五越月也成道中書事詩十八首

三台常在望巖竇昔經過白鳥去無影青山奈

爾何王程催驛使野輿結煙蘿留取天邊月今
宵照舊阿
紛紛納禾稼正復打新秧小雪留殘暑單衫臥
綱牀沙墟喧夕照少婦剪檳榔行李勞軍士殷
勤奉汝王
三宿昇州道爲程半海邊銀濤驚拍岸水鳥沒
飛煙衣上露華滿林端月鏡圓征夫行照影簑
笠散平田
細草尚抽綠平臯十月中牧牛疑道者騎馬喜

頑童綵旆翻涼吹鳴鉦響遠空顧余堪發笑海
外任飄蓬
從陸仍經水西風撥棹輕煙波隨地出燈火隔
林生客有難歸思秋多作暮聲故山今夜月最
是石樓明
磴道蒼蘿裏盤旋紫翠重雲生三面海山盡一
聲鐘避世宜長住幽人不易逢夕陽新帶雨紅
濕半崖松
亂花明澗底石裂補莓苔疊嶂溪壢合深林鳥

道開虛空領幽異曲折上崔嵬忽聽潮初起寒
光到處來
老僧宜晏起況値晩秋天異國征前路中宵不
得眠雞鳴艾嶺下馬繫竹牀邊茆店猶昏黑軍
夫催着鞭
四過橫木渡一上插天峰花落空聞艾雲深不
見龍蚺蛇行窈窕松鼠竄蒙茸絕頂何人屋煙
嵐盡日封
轟雷飛上岸立水激沙洲日色平西下濤聲自

北流海雲能作雨繞樹不知秋過嶺崎嶇路青

青又渡頭

秋色紛紛改林杳花氣屯山羊祇宿霧野象立

荒榛客路山全異天涯歲亦新看來當九月風

物盡爭春

一望天廻嶂幾層水繞田人盤雲樹杪日落鳥

痕邊暖氣浮霜草荒茆冒爨煙當途有虎豹行

戒況山川

層巒陰秀木絕壑響清泉野果嘗難遍山花記

不全獼猴挂秋樹空脆灑晴天物色憑誰賞分明炎海邊

林深山月黑處處散青燐哀響聞猿嘯危峰逼獸蹲石苔愁徑滑網挾羨軍仁記取其中事明燈細細陳

歸舟辭順化返坐會安車山影殘陽斷霞飛陡壁斜綠煙凝柳樹紅雨憶桃花投宿還鄉夢誰知不是家

穿山凌海上高下嶼參差歸燕無棲壘（燕窩為土人取

饑狐出斷碑洞門泉曲折薜荔翠紛披遲暮適

陵谷占城能戰旗艾嶺舊與占城分界今爲大越因及之

秋雨秋風急行行復暫停板橋西北路村落竹

林青遠棹天邊下頹房石畔扃高岡一俯首漁

火亂流星

炎蒸分手地不道便重來潦收晴時岸崖添霜

後苔使臣王命急冒雨戰船開獨愧無由報爲

書尚未裁

適木灣居士聞䝱萬侍者言皆重已輕人動稱我

輩及問我字落處彼又茫然大都我不知我因書以示隨杖諸子

世間之稱我者以假我爲我皆非眞我也如富貴利達我有而樂彼有卽不樂是貪爲我也設若一物吾所貪彼亦貪互相貪之得則喜失則悲頓起爭心是嗔爲我也以其爭奪嗔勝而獲利致貪戀營謀輾轉無厭足直至老死將來猶不知覺是癡爲我也明明放着一箇眞我盡被貪嗔癡冒名爲我置我無地使我不知作我清

淨身中之蟊賊而我竟隨他昧却何止終身受
瞞生生世世爲其役使還道此七尺能行住坐
臥喜怒哀樂能動能靜計較思量竟認以爲我
之全軀豈不大謬也哉然畢竟以何爲我須識
眼中瞳子面前人一切無我則何物不從我有
如居亭草木鳥獸昆魚其初不自知爲何物因
我目之而著名焉則居亭草木鳥獸昆魚皆是
我也珠寶金玉衣飭器皿其初自不知爲何物
以我目之而分類焉則珠寶金玉衣飭器皿皆

是我也從父母而來我所自出由子孫而去我
之所生世間一切事物道理纘承前人遺制則
前人就是我也世間一切事物道理傳貽後人
相繼則後人亦是我也廣而推之天我也地我
也人我也以及日月星辰山海林泉分而各立
合之無不是我亦無不是人也我人萬物一體
同觀始能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故眞人無位
無始以來本我良知葢因一念存我執我煩惱
妄生覺我空我無明自淨惟不住人我斷常等

原缺

信地機緣始啓乃唐盧祖手植菩提夢感中輿
實明按臺囊捐俸祿王御史畱芳勒銘炳煥精
藍憨大師挂鉢哦詩指揮心要座臨五羊石門
出白鵝潭竹木千行春到羅浮分翡翠波濤萬
頃秋延庾嶺漾青螺物換星移人越幾朝王霸
日風淸月朗香生百里素馨田朢中雞犬桑麻
渾如太古定裏煙霞丘壑苑爾深山尚未埋馬
跡車塵儘可容獅騰象踏雖則眞常不壞奈何
世諦全非婁至無聊招提焉繼椽櫓上蛛網羽

絲遮不住飄搖風雨法身中燕泥鼠隙說不得
燦爛衣珠村裏牧童竟來牽牛嬉戲路旁過客
徒向斷礎吁嗟亦非臺階級都灰更欲登高何
處百尺井泉流盡竭安知照影誰人豈龍天之
呵護無靈抑道運之興衰有數愧修行綿力支
法席惟心勉應衆紳衿同二十四保之召恐辜
諸耆宿並公卿碩彥之誠難辭蚊蝄負山未免
螳螂距轍驅馳三載不逮臨濟栽松躑躅九秋
強效壽昌推石七絃纔奏萬指齊奔雖偏廡小

構祖成而大廈羣寮未備正殿配殿前後左右
殿悉賴斬新禪堂齋堂寶鏡雲水堂諸所輪奐
向懷此志敢告同心如曹溪如青原如南嶽遍
中華佛祖庭從無外國主維持若顯聖若靈隱
若博山惟浙江法相寺始有高麗王設立十年
蓄意竟未得巨海全潮一念格人或可陟層峰
絶頂渡河固當用筏覺岸就在回頭須把空手
鋤待蒔乘時種畝畝耕而收粟易曲彔設而化
門開覿面相呈知音幸遇一梁一棟須求眞實

艮材片瓦片磚定要磨稜結角不比初期鹿苑分明別有禪入縱廣以兜羅界道高低以絲縷銀繩報土莊嚴福基作用讖云淸淨體本自無形何消覆蓋須知功德幢元先有主必假修爲大越阮道者五千金直下承當粵東丁頭陀二八願會教事畢紅玉階前白石磴隨他人往人來金香爐下鐵崑崙笑看花開花謝文壇士尋題勝跡走珠江太史公微吟嘉樹遊香浦壯觀詹蔔輝映詞林從茲設列一弘規自後永爲十

院無私利益種智同圓

王閎疏首肯曰明春老和上歸代我修建長壽殿

堂得福蔭小國皆賴慈庇也乃訂 十一月初四

延 二十四衆禮萬佛懺以四十日爲期午後

回天姥東朝侯差家人送小椰果以候安曰主人

聞道駕至理合恭迎奈以病兩不 親來面

拜言致意遂回札問訊云

急切告行止到峋嶁山前北風 [illegible]此不能歸

國 王聞之接回順化一轉眼眞不覺 過

專使先施始知大士違和然五蘊本空病從何
有總之憂國憂民起見也　摩爲欲饒益一
切衆生無病示病先令知夢幻泡影身大患恐
怖生厭惡脫離之想而後說法身功德斷苦獲
樂發其求進道心及乎衆生病愈而維摩病亦
霍然大士以是病爲衆生作良藥也可奈今時
衆生之病比昔更難調治莫因其不已而遂不
已乎思念之至亟欲遣侍問訊雖有目連鶖子
不堪問疾之任所未遣詣正爲大士能以心照

瞿曇必知老僧耳目來道體想都平復顧此病

亦成就人之所不免爲義廣且大矣堯舜病在

博施濟衆句 二一日困苦一日思濟孔子病在

老安少懷衆 二一日顛沛一日不安老聃病在

常樂我淨衆 二一日憂患一日無寧釋迦病在

指迷破暗 二一日不明一日悲願不了是故

聖人病二 而克己凡夫病于躭而恕己病于

名者矯于情病于利者短于行熙熙攘攘于乾

坤六合間其來久遠若一處不病此一處不成

世界一人不病此一人不合時宜天下皆然耶吾大士以一病而攻羣病又安可以已哉蓋亡由心生一念未生時四大尚無名字心與病[illegible]境緣假合豈眞有耶是知維摩不二法門開一多權大士之疾亦復如是歟 [illegible]修候好音報我爲慰

二國[illegible]宋公爲該伯時余初 [illegible]卽以厚禮枉顧

今拜左丞相舉國稱頌作啓

伏以中書須補衮卜姓氏 金甌丞相實救時

原缺

者是甚麼人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然後
向汝道且道此語是答其所問耶是另出一機
耶是指不與萬法爲侶之人耶是有不傳之秘
在其中耶試將此一一究竟又不得强自穿鑿
妄以意識解會又莫以一切不立任自所見於
豁達空裏過了去當在忪亦如此究竟閒亦如
此究竟縱遇逆境交關不開處亦如此究竟曾
取生處漸熟熟處漸生又勿論能究竟之人與
所究竟之話頭是一是二是有是無是凡是聖

是情是理是世法是佛法用心至此忽然撞着豁然大悟而大笑也至所言悟之一字如人有生死相關事約到某處聚會商量方能妥當絕清早起梳洗穿襪忙迫間穿了一隻脚那一隻襪竟不見了遂向除櫃箱籠中房屋牀壁間無處不尋到杳不可得只得放下氣來停思至極幽微處尤不可得忽低頭看見兩隻襪俱穿在一隻脚上伸手脫來穿去便是何等爽快方知原在自已脚下悟則如此所謂踏破鐵鞋無覓

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有此也雖根有利鈍悟有
遲早慎勿隨一往偷心稍得一知半見就認是
了未免走入路頭不是路頭七差八錯反不如
居士而今總未知覺還好過半三不四之光景
果要究竟必須究竟到透頂透底始不涉此岐
路也若非將平日所見所聞若是若非一齊放
下死心參究一個大定處不成浪蕩鑽亦是昏
沉鏡自己以爲本有光明都見得澄潭清湛無
波無波皓月空明無雲無翳恐吾如來藏裏無

如是法如不盡除一往見得透徹無有不是之習氣直饒你眞到此地步正謂死木不藏龍便是生死岸頭不了之事有志參學人最忌之病總被箇明字障在眼前錯認病爲藥耳苟以本分事爲急務者管甚禪道事理留戀心喜不喜於此轉身則禪道事理留戀喜惡自然眼上揭去一層翳不爲明暗。佗則佛之一字我不喜聞雲門道老夫道不得直須親見一隻脚穿兩隻襪子的落處脫來穿去一任橫行直走

去始信老僧之言不謬也不然猶坐在飯籮邊

吽肚饑勿嫌唐突容當再續

臥病會安時果公再四乞舉劉清爲管理洋貨該府之職偶誤聽作札薦之王批准用舊例應納國課銀一萬兩限十日完繳劉以王批四處强壓勒借述余撫順化衆客船主紛紛歸怨備述其人素爲不端鑿鑿有據念薦賢爲國本係美舉若此其人將必剝商害民反爲厲階正擬明悉其弊且彼更欲懇余贊助速成然一誤不可可再誤乎遂却

之而果公甚爲不悅謀之近侍寵人仍稱老僧所薦究成其事日後傷敗罪過誰歸因與國王論用

劉清書

天下事可有時不得行道不可一日不明也事不得行權不在已於我無損道不可不明言則由我於人有益故復因用劉淸始末闡發詳盡進陳左右焉嘗聞國有忠臣家有諍子所以成君父之爲聖賢故都俞之朝不忌吁咈而承歡膝下不遺幾諫唐虞三代之告其臣曰爾有嘉

諛熹歡則入告爾后又曰爾毋面從而有後言
孔子於子路沒曰自由也死忠言不入於耳而
歎天祝予古之聖人惟恐不獲日聞忠藎之言
何也葢人君一身託處臣民之上喜怒好惡足
以生殺貴賤於人而爲臣下者大都圖富貴貪
生畏死之流多愛君者憂國正言直告不避危亾
者極少更有一種機深奸險輩結交君之私人
與女寵宦官連成一片惑蔽人主耳目排抑正
人拒絕讜論以便竊弄權柄援引奸黨圖巳利

不顧其君所以忠義之臣見其如此愛君之情迫於不容自已初或婉轉規諷不從則繼以危言觸怒甚至以死諫以去就爭此豈不知邀君喜好以得富貴而必欲犯惡怒以取貧賤哉誠以忠愛素明以用人行政間務引其君於正道不肯苟且貪污以遺君有後日之悔而已老僧開法中華三十年來飢食困眠冰冷方外亦時熱腸於國計民生居是邦必爲王侯卿士所泛愛時政之得失民生之疾苦每承咨訪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輒中其要於事幾未著之先而當
路公卿亦以余身居局外於世間事理了明洞
達無貪利無懼害能於是非當否明目張膽切
指情弊事或關係者以一言而决今日之在貴
國與在中華立行無有二心也况今老僧與王
名分賓師愛猶骨肉前日於劉清曾有一言之
薦是老僧誤信國師也既聞衆口同詞備述其
奸知爲不良之人辜恩負德其素性也當我朝
掃清海上時無所依歸藍總兵止一面之雅卿

而翼之藍貧不能贍替渠肩認貨船付之泛海營生恩德之於劉清不可謂不厚矣受藍厚恩不思圖報一旦相負去而不還累藍賠賍則國師令逆老僧爲渠竭盡心力維持擔認他日亦不難辜負勢必然也猶望其做好官爲國効勞以報王恩此萬無之理矣且昧心之人無權無勇尚藉他人威勢以逞暴肆惡設法夤緣牖王硃筆點名强壓借債若一官到手軍士爲爪牙愈得濟其狠毒之性又有同類一班賤昧鬼蜮

爲之主謀羽翼必致枝節橫生殘害商民爲地
方蠹賊兼借債爲官常分所入不足以供每年
子錢之費毋錢拖欠無所從出必在洋船商貨
上百計誅求甚至敲骨剝髓船客歲遭其害將
視此邦爲畏途而不敢來旣斷商賈是貽害於
國也又且傳播四方謂王國待客人苛刻其損
德主聲名不更甚乎彼輩奸謀四布強者受其
詭計囑託而不能言弱者畏其毒手而不敢言
今日老僧不言更有誰爲王言者此所以極言

不諱而不欲王之用也豈容以三千金爲市欲余顛倒是非再加一詞贊許於王前以成其事不亦更可笑也哉不思老僧受王誠請皈依王之供養何事不隆重周全老僧即有未完功德王必歡喜成就寧尚屑屑於錙銖汚穢之物試看老僧在王國中將一年矣從未有一事受人賄囑求王用情者初時不知誤薦于彼亦國師之愚非老僧意也不然前日數書何以如是激烈也王敬愛老僧者也敬則不忍人之輕視故

原缺

海外紀事卷六

嶺南長壽石頭陀大汕厂翁譔

客窗風雨兀坐夜深偶閱國士翁記錄論詩說禪話似是而非大都佛法文章賦詩作偈貴在打破意識從根本智流出自有自然落處徒使博學強記未免附會牽合也因書此與攝之黃居士一消寒雨并示諸子

書固不可不讀道尤不可不明眞明道人雖不習文字未嘗不通文字若不明道徒攻文字未免強

合雖言句了了義無落處每有之也子瞻學士之
爲文筆隨意到如風入竅如水赴壑逆順莫不自
在此即眞禪及乎作意說禪有舉空中書經跋金
經一篇話竟不知是經非可以色見聲求者判爲
止得半部此其強合也既自知爲五祖戒再來何
又忘却本分事反問叅寮託山色溪聲方稱悟道
此其強合也金山酬四大五蘊話輸却玉帶鎭山
門往往鼻索落在他人手裏以其一向用意識卜
度聰明義理實不曾於道上打破偏陰之障病在

恍忽葢未親見端的耳神秀大師在黃梅會下爲八百龍象之首領博聞強記誰不推爲第一座其說偈曰身似菩提樹梵語菩提此云正知亦云正見虛靈無質惟性圓明或可指月與身何似况離却正知正見所謂之菩提則菩提樹豈有眼耳鼻舌百骸四肢而可以比人之身乎此其強合也又曰心如明鏡臺不曾事理虛實明鏡下放一臺字作韻脚致鏡虛臺實所言時時勤拂拭是拂拭臺非拂拭明鏡卽心如鏡巳非心矣如鏡之臺又於

心何與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皆以心傳心非以鏡傳鏡而臺傳臺此其强合也作詩文有起承轉合說法亦復如是諦觀偈以身心雙起結語勿使惹塵埃是單結明鏡失却菩提非徒攻文字而義無落處乎此其附會强合也夫一偈且不論道之是否卽字句之間已患三病所以盧行者別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只消本無亦非四箇字如迅雷於迷雲黑霧裏從空劈頭打下來電照分明臺樹之非不待揀別人有不豁然者哉然又恐人棄

原缺

而薄者雨露之仁無以救其朽敗霜雪之嚴適以就其摧殘生息漸遠而根荄日削枝葉月衰遂以爲天地之戕之如是其酷也不知栽培傾覆天地止循其二氣往來之常而物之覆載其中者各成生殺之異用則不可謂天地之止生而不殺也至於九年之水七年之旱陰陽亦有偶乖其用之時此則氣數之變而非常者矣君者體天行道臣者奉君子民顧君臣咨警日懼羣黎之未安爲田里樹畜以養之學校以敎之使率由於日用孝弟之

中秀良特出者則有鄉士遂士之薦干旄爵秩之榮遂以爲君相之愛之如是其至也即奸邪貪戾初未嘗不爲之委曲化導終或頑梗不從乃移之郊移之遂聽其自新旣而匪辟之習日與性成害及善類始有放流之譴刑戮之加所謂殺一人以生萬姓遂以爲君相之棄之如是其極也堯舉九官十二牧而不諱四凶之誅文王惠鮮懷保而崇侯密伯有伐必明君良相虛公正大故能於善惡之倫舉錯不爽而天下卬抵於平康設上蒙下訣

賄賂行公任一己之好惡爲愛憎正直守理之人
怒其異己而排之譖諂黷貨之徒喜其附己而親
之於是爵賞濫及於小人必致刑罰妄加於君子
寖假譖邪滿路羅織爲奸蔽惑人主視聽政出私
門上令下吏民無信守政亂國危有不可言者所
謂信賞必罰非明廷無欲之大人不可也迨夫衲
子自披剃爲僧之日北面載拜而辭君親超然方
外已爲世網所不及慈忍之權悉操於師長溯法
行震旦以來三教鼎峙中華京省郡縣孔廟之建

與寺觀並崇以祝釐護國守土宰官延擇明眼宗
師主持法席十方雲水視爲依怙堂頭與之嚴明
戒律量才設授使各從本分體究潛行默用格外
提攜以轉凡成聖根器正大者自然直取向上一
路精進修行也然叢林僧海凡聖同居其中愚頑
狂妄不能動循戒律敗撿踰閑者鬧亦有之於是
設立清規輕則跪香求懺重則罰擯燒衣單甚則
活焚以爲法門除害在慈悲廣大亦何所不容而
於冥頑暴亂究不得已而以大忍行其大慈者正

以摧邪扶正不令魔業得以辱沒佛祖門風也若一種逆行菩薩行深妙密脫盡窠臼與世間假老實裝真誠念佛修行者迥別如豐干蜆子濟顛蟠子之流應化聖賢不妨晦迹穢行橫提倒用遊戲度生而自有出身作畧具超方手眼始能辨識苟遇肉眼凡夫鮮不以爲非僧所爲亟欲殺之而後快者矣豈不爲冤哉故天地帝王叢林各有賞罰生殺之用而要歸於維持世教以正人心未嘗不同者此也葢國家設立叢林非但造理衲子明教

外別傳直指人心成佛且以朝夕焚修默運虔禱以篤生聖明爲國君相使在朝皆賢良正直無不教以忠孝節義使天下知有爲善之樂四方烽息囹圄空虛於以調燮陰陽五行無愆雨暘時若羣生長育而無札瘥夭昏將見刑不用而人服殺不行而人畏有不熈熈皞皞而臻郅隆之治者哉今國王春秋鼎盛仗明公昆玉爲忠良擢之家宰樞要之地而又戚屬渭陽爲所得爲正宜虛己禮賢集思廣益用正人行正事進正言建立學宮敬禮

師儒講明六經聖人之道自王世子及大臣子弟民間俊秀咸令入學聽講各府俱設學校教育人才不出十年舉國漸曉然於大人修齊治平繼往開來正大理學國中政事皆據理而行不以詐術陰謀相尚王每有令先與大臣商確於天理人情之公而後舉行至王令一出勢無移易庶威令尊嚴而大權不致旁落書曰王言如絲言一出而不復反也而匹夫一諾尚千金不移豈王人命令而是非曲直竟得以錢賄多寡囑託大臣瞞蔽人主

致一事而數經反復矛盾即如蔡清宦死於貴國
貨物資本業已啓王奉令三股分派衬船主帶回
交其妻子爲養廉始見至公無私在正之邦誰不
折服乎豈有王命既行復又借端違令橫行亂作
竟與羣小互相黙食使蔡清生死不自四境聞風
則君命不如臣令不亦羞德主而輕貴國也哉竊
念貴國開闢以來數十世大率草創因循一切綱
常倫理禮樂政教槩置不問不過因陋就簡苟且
偏安國主盛年而知求明公又以算商持籌而不

暇及無君相爲之倡國中自嘗然不知聖賢經理之道人皆背義從利故狐猾敢於縱橫豺虎得以當路而守正君子亦無能以杯水而救車薪之火也已抑更有進焉君侯昆玉皆位極人臣權總樞務老成舅戚勢處滿盈亟宜屢謙抑損避謗引嫌令舉國臣庶盡諒明公潔已奉公引君正道而無覬覦之私行將與國同庥社稷宗廟世世綿長芳聲傳於史册不亦猗與休哉否或不能正心率物任奸回宵小以爲奔走腹心妨賢病國聚斂徇私

侵撓人主威福恐一旦時移事去勢同瓦解即欲求爲匹夫而不可得如漢諸呂唐諸武以及五侯七貴彰彰往籍大可寒心老僧叨王禮爲師見愛君侯承接席之歡輒發其不諱之論少効愚忠雖在高明廣遠不復顧此老僧常談尚期泰山不棄土壤益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益成其大毋以鹵莽見呵則國王幸甚生民幸甚君侯幸甚

示去非禪人

提得起放得下便是慷慨漢子惟怕向舌頭上出

兵空設天門陣虛磨雪刃刃則不特鈍置去非亦鈍置老僧兩相辜負也古云大悟十八遍小悟不知其數更不應以少爲足當棄小而就大矣苟要徹底掀翻千了萬當報從上莫報之德須具殺人不轉眼的手脚逢佛祖殺佛祖逢親友殺親友逢人殺人逢自殺自方得快便相應稍有瞻前顧後擬議將來好一一把利刃反落在別人手裏不見瞿曇老子發心時何等奮勇錦繡江山一一舍總舍父母妻子一一割就割始有睹星大悟之日至今稱爲

天人師調御丈夫也子乃有氣骨人消不得自肯
二字直下一揮兩段說甚臨濟赤幟不可奪曹洞
司命豈不在掌乎雖然到這地步最怕以自爲是
撒潑便行儘有差別智難明須要如喪考妣務將
世出世間內外典籍前後秦漢晉人淸談宋人理
學細細讀過以及經濟權變之顯密機宜逆順之
進退百家諸子一一涉獵方足補偏救弊莫似近
時好做名士者書未曾讀三四卷物理一無所知
遂要做晉人樣子特出翻騰不管先賢後達偏檢

最有意思人之極名言極善行一兩則逢人便舉僻說謬談糊判亂斷指摘不已貶駁盡情罵絕古今使人見他議論風生笑傲自居若有參天學問緯地經綸不怕不以名士才子稱之自此搖擺起來安然自大究竟書不會開卷事不會見面以此欺世盜名即吾道中甚多此類嗟夫儒釋兩聖人之門何不幸而有此老僧非欲見聞奈生在世間搕着撞着不是假道人便是假斯文焉敢不以假面孔相待豈吾本心好爲之哉葢因年來常住修

造公案未了只得隨宜宛轉但使叢林殿堂樓閣
廚庫山門願力一完急急閉戸讀書作終身之計
矣念汝尤在英年趂此精力強壯極好埋光下手
謾謂於諸方喫過幾多鹽醬長壽辣棘篷吞了多
少吐却多少雖非與望煙尋食者同日而語甚勿
以見過大海而自滿其水又莫以更有須彌而自
小其山正宜高築牆謾稱王三年不鳴鳴必驚羣
所冀他日鵬起南溟挪見吾佛祖脚下有人不辜
老僧拭目之意所謂時至勿失今之時當何時耶

餘不瑣瑣

爲酒過者說

人各有爲適情之具詩書六藝而外以及品茶飲酒釣弋聲色陸博凡所以引人耳目口體之交者不一而足葢血肉之軀頑然獨守使五官四支絕不與物接則氣脉鬱結不得流利天機亦將沉滯於枯寂而不復發揚是則適情之具外可以運行氣脉內可以發越天機而爲人之助者不少孔子獵較任公垂釣殆爲是歟世之人自已不能作主

不敢適情而惟情是適一入其中遂致流蕩忘返以喪敗其血氣殄滅其天機竟爲吾身之大患所以毒藥砒霜用之恰好亦能生人不然卽參著附子用之過度亦能殺人卽此是也然人於諸具中或限於力或隔於地或缺於習縱欲爲之而不能至於酒則隨分可致由是古之因飲而成名者固多因飲而敗國亾身者亦不少邵子曰玄酒味方淡此言其最初者也設假有儀狄之制禹飲而甘謂後世必有以酒亾其國者迨夫酒誥抑戒先聖

先賢自遭其失驗於已而鑑於人不自文飾備形醉態設立防圍以埀後世既詳且盡矣而後世一種聰明瑰偉之士就於其中弄出許多聲勢面目反令人見其醉中之妙不復以是為嫌若淳于飲荓淵明飲韻嵇阮飲狂靑蓮飲興於期飲勇數子者莫不各有所具於胸中不過藉此以寄其牢騷襟韻於是人得而稱之終非以其人之妙悉存乎此也故吾瞿曇戒飲酒而於藥蜜醍醐釋子亦得少飲以培養其精神調和其血氣是瞿曇雖戒而

飲也孔子不戒惟無量不及亂不及亂則戒矣量而不亂人或能之無量而自不亂非聖不能要知瞿曇戒而飲孔聖不戒而飲皆不妨以我飲酒不以酒困而用我意未嘗不同也苟遺簪墮珥倒戴接䍦藉口於淵明嵇阮之流以放浪於形骸之外無古人之具而徒縱其情不將與庸俗拘欒之輩猶爲彼能得於此乎湫姑射之山有神人焉不飲不食而肌膚若冰雪顔色若桃李何嘗待此以培養精神調和血氣哉彼自有所爲飲食者存其於

儀狄之尊不啻鵷雛之視腐鼠而已吾願世之人愼毋同猩猩之嗜好也夫

示阿矣知藏

阿矣正在得意英年繁華靡麗時一旦投老僧剃度以參學爲務是不待曲終酒闌而抽身非愚客也然參學一路行如矢求如金古之不用拂塵緣鑿蜀道挺身直進者固多而逆水撐船進一退十者亦不少要知此事猶登壁陡峻嶺無由階級而上始得倘謂工夫茫無把捉從何入頭不知但有

䩕捉便不是不由階級登峻嶺之旨矣若非從無階級而求登峻嶺安得有工夫哉故壽昌老祖云虛空有路虛空大但恐時人不解行行得上去非其人不能詣到此處甚不易言除非死盡一往聰明心計較心義理卜度心孳孳一味以呆鈍心如老鼠齩棺材認定一處朝齩暮齩自然齩透一箇去就不至登峰無路望崖而退也如斯呆鈍者還勝於學人在一段公案一章書旨不明便認字牽合以聰明意識消繳去誰肯用面壁九年寒窗十

載以待呆鈍心中跳出佛祖聖賢來昔趙州開法
問一答十忽遇問畧彴二字去不得七十而又行
脚必以親到親見一回方休蘇子瞻千載文豪喜
笑怒罵行於筆墨皆有明珠走盤之勢一到說禪
便失本色是聰明計較無濟於道即此可驗耳今
阿矣似聰明靈利不肯與呆鈍禪和爲伍又不以
道爲實可明之事日逐紆廻於悠悠忽忽之間則
聰明反致呆鈍而又不肯呆鈍自甘每向指月錄
上討活計吾恐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也殊不

知五位七事三句六相四喝四縱一十九門總不在方策內日用尋常穿衣喫飯紅塵浩浩無處不是但須親到親見始不被古人舌頭瞞却如不親見以爲我已會禪道宗旨明本分者何異長壽老僧閑坐在招隱堂前潑心亭上望阿矣何日得真正發明底事與老僧一解悶懷及四五年來竟不見有些動靜影響因不見時每想像曰此時阿矣必閉戶謝客燒香禮佛也此時阿矣必蒲團靜坐究竟本分也而阿矣實不曾燒香禮佛蒲團靜坐

皆老僧意中思維阿矣固以本分肯如老僧之意中思維乎不然試看吾宗之書亦復如是其所載曰此溈仰宗此曹洞宗此臨濟宗此雲門宗此法眼宗亦曰即非溈仰非曹洞非臨濟非雲門非法眼何故以其有色可見有聲可求有語言文字可通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苟要親見從上諸祖落處阿矣本來面目須向指月錄諸策子未開卷時囫地一聲諸祖一時出現始見自已本來面目如是如是也可識這箇团字否稍有未然勿輕放過

示可中侍者

本有箇好好的天真佛不覺此生落在強盜窠裏被意識引誘漸漸薰染就弄得東張西望打村劫舍起來一入這夥內無救無歸也可中侍者斷髮出塵似能與強盜反夥棄妄歸真之志矣相依老僧服指十越星霜時中不知何處留心何事得力不妨將自已所知一一體貼看最初棄妄這一念非決烈男子聰利根性不能甚有造道之基與其日逐悠悠酌流忘源混混沌沌沉淪本有又莫如

仍舊人影不亦免得望洋之歎乎大都有七尺軀之後生易偏在無憂無慮清淸閒閒以致溺於情膠於愛汩沒於流俗自在呼之不返便爲可惜若處情不戀處愛不癡處得意順境不驕傲處失意逆境不衰志孳孳以衣綫下事不明爲急務始見丈夫氣度唯恐無恒因循過去又怕浮忽執滯四箇字躭誤了所以王陽明先生向及門弟子曰顏子是最聰明人凡聰明者多浮忽故其問仁時孔子答以克己復禮以眞實言專治浮忽曾子是最

履實人凡履實者多執滯故孔子特告吾道一以貫之以活潑語專治其執滯孔子設教因人而施也然謂因人而施信巳顧顏子問仁才聞克巳復禮就請入門之目是爲他人作引請孔子就其請而答正是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顏子豈浮忽之人乎曾子才聞吾道一以貫之便能曰唯復告諸子言忠恕而巳矣一貫之旨果忠恕二字便消得則曾子非執滯之人矣是知陽明之告門人莫不因人而施老僧舉此亦猶是耳有以賊爲事者

欲誘予授其業夜往一家引予入櫃鎖櫃竟回少時予亦歸問所脫之狀予告作鼠聲其家命僕開櫃放鼠乘虛而出父曰作得賊了也噫顏子問仁曾子曰唯非櫃中作鼠聲乘虛而出之所以哉雖未敢以可中上比先賢亦當知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今老僧因汝強盜窠裏逃來正好鎖在櫃中看爾作何擺布又勿乘虛而出須當另尋活路脫身始得設若擬議正好下手

乙亥春赴大越國請越歲歸帆已在初秋計

甲戌霪雨荔子少而味復不佳不飽餐者三年矣鄭子元居士由閩入廣食荔支每爲品評于其還也書此送之

海外還舟未十旬客中頻日送歸人羨君載得西湖月南北高峰作比鄰

黃柑十月飽經霜不及離支五月香幾度嶺南過夏至脆梅荔支名品滋味可曾嘗

冬日紫詮王大參招樊太史劉銓部暨白社諸公過集小院分賦得七陽

臥病訝相訪都忘三徑荒到來鐘渺渺坐久月茫
茫海疊階前浪花辭徼外霜松門過使節水木有
輝光

海外紀事卷六終